宋書

二四



列傳第二十　　宋書六十

臣沈約　新撰

范泰字伯倫順陽山陰人也祖汪安北將軍徐兖二州刺史父甯豫章太守泰初爲太學博士衞將軍謝安驃騎將軍會稽王道子二府參軍

荆州刺史王忱泰外弟也請爲天門太守忱嗜酒醉輒累旬及醒則儼然端肅泰謂忱曰酒雖會性亦所以傷生游處以來常欲有以相戒當卿沈湎措言莫由及今之遇又無假陳說忱譬久之曰見規者衆矣未有若此者也或問忱曰范泰何如謝邈忱曰茂度慢又問何如殷覬忱曰伯道易忱常有意立功謂泰曰今城池既立軍甲亦充將欲埽除中原以申宿昔之志伯道意銳當今攡戈前驅以君持重欲相委留事何

如泰曰百年逋冠前賢抂屈者多矣功名雖貴
鄙生所不敢謀會忱病卒召泰爲驃騎咨議參
軍遷中書侍郎時會稽王世子元顯專權內外
百官請假不復表聞唯籤元顯而已泰建言以
爲非宜元顯不納父憂去職襲爵陽遂鄉侯桓
玄輔晉使御史中丞祖台之奏泰及前司徒左
長史王準之輔國將軍司馬珣之並居喪無禮
泰坐廢徙丹徒義旗建國子博士司馬休之爲
冠軍將軍荆州刺史以泰爲長史南郡太守又

除長沙相散騎常侍並不拜入爲黃門郎御史
中丞坐議殷祠事謬白衣領職出爲東陽太守
盧循之難泰預發兵千人開倉給禀高祖加泰
振武將軍明年遷侍中尋轉度支尚書時僕射
陳郡謝混後進知名高祖嘗從容問混泰名輩
可以比誰對曰王元太一流人也徙爲太常初
司徒道規無子養太祖及薨以兄道憐第二子
義慶爲嗣高祖以道規素愛太祖又令居重道
規追封南郡公應以先華容縣公賜太祖泰議

曰公之友愛即心過厚禮無二嗣諱宜還本屬從之轉大司馬左長史右衛將軍加散騎常侍復爲尚書常侍如故兼司空與右僕射袁湛授宋公九錫隨軍到洛陽高祖還彭城與共登城泰有足疾特命乘轝泰好酒不拘小節通率任心雖在公言不異私室高祖甚賞愛之然拙於爲治故不得在政事之官遷護軍將軍以公事免高祖受命拜金紫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明年議建國學以泰領國子祭酒泰上表曰臣聞

風化興於哲王教訓表於至世至說莫先講習甚樂必寄朋來古人成童入學易子而教尋師無遠負糧忘艱安親光國莫不由此若能出不由户則斯道莫從是以明詔爰發已成渙汗學制既下遠近遵承臣之愚懷少有未達今惟新告始盛業初基天下改觀有志景慕而置生之制取少停多開不來之端非一塗而已臣以家推國則知所聚不多恐不足以宣大宋之風弘濟濟之美且謂合選之家雖制所未達父兄欲

其入學理合開通雖小違晨昏所以大弘孝道
不知春秋則所陷或大故趙盾忠而書弒許止
孝而得辜以斯爲戒可不懼哉十五志學誠有
其文若年降無幾而深有志尚者何必限以一
格而不許其進邪揚烏豫玄實在弱齒五十學
易乃無大過昔中朝助教亦用二品潁川陳載
已辟太保掾而國子取爲助教即太尉淮之弟
所貴在於得才無繫於定品教學不明奬厲不
著今有職閑而學優者可以本官領之門地二

品宜以朝請領助教既可以甄其名品斯亦敦學之一偶其二品才堪自依舊從事㑹今生到有期而學校未立覆簣望其速回轍巳淹其遲事有以賒而宜急者殆此之謂古人重寸陰而賤尺璧其道然也時學竟不立時言事者多以錢貨減少國用不足欲悉市民銅更造五銖錢恭又諫曰流聞將禁私銅以充官銅民雖失器終於獲直國用不足其利實多臣愚意異不寧寢默目聞治國若亨小鮮拯㡙莫若務本百

姓不足君孰與足未有民貧而國富本不足而末有餘者也故囊漏貯中識者不吝反裘負薪存毛實難王者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食祿之家不與百姓爭利故拔葵所以明治織蒲謂之不仁是以貴賤有章職分無爽今之所憂在農民尚寡倉廩未充轉運無已資食者衆家無私積難以禦荒耳夫貨存貿易不在少多昔日之貴今者之賤彼此共之其揆一也但令官民均通則無患不足若使必資貨廣以收國用者

則龜貝之屬自古所行尋銅之爲器在用也博矣鍾律所通者遠機衡所揆者大夏鼎負圖實冠衆瑞晉鐸呈象亦啓休徵器有要用則貴賤同資物有適宜則家國共急今毁必資之器而爲無施之錢於貨則功不補勞在用則君民俱困校之以實損多益少陛下勞謙終日無倦庶務以身率物勤素成風而頌聲不作板渭不至者良由基根未固意在遠略伏願思可久之道賒欲速之情弘山海之納擇芻牧之説則嘉謀日

陳聖慮可廣其二存心然後苞桑可繫愚誠
至用忘寢食景平初加位特進明年致仕解國
子祭酒少帝在位多諸愆失上封事極諫曰伏
聞陛下時在後園頗習武備鼓鞞在宮聲聞于
外黷武掖庭之內諠譁省闥之間不聞將帥之臣
統御之主非徒不足以威四夷秖生遠近之怪
近者東寇紛擾皆欲伺國瑕隙今之吳會寧過
二漢關河根本既揺于何不有如水旱成災役
夫不息無寇而戒爲費漸多河南非復國有羯

虜難以理期此臣所以用忘寢食而干非其位者也陛下踐阼委政宰臣實同高宗諒闇之美而更親狎小人不免近習懼非社稷至計經世之道王言如絲其出如綸下觀而化疾於影響伏願陛下思弘古道式遵遺訓從理無滯任賢勿疑如此則天下歸德宗社惟永詩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天高聽卑無幽不察興衰在成敗易曉未有政治在於上而人亂於下者也臣蒙先朝過遇陛下殊私實欲盡心竭誠少報萬

分而惛耄已及百疾千生便為永違聖顏無復自盡之路貪及視息陳其狂戇陛下若能哀其所請留心覽察則臣夕殞于地無恨九泉少帝雖不能納亦不加譴徐羨之傅亮等與泰素不平及廬陵王義真少帝見害泰謂所親曰吾觀古今多矣未有受遺顧託而嗣君見殺賢王嬰戮者也元嘉二年表賀元正并陳旱災曰元正啟律品物惟新陛下藉日新以畜德仰乾元以履祚吉祥集室百福來庭頃旱魃為虐亢陽

愆度通川燥流異井同竭老弱不堪遠汲負
寡單於貧水租輸既重賦稅無降百姓愁咨臣
年過七十未見此旱陰陽弁隔則和氣不交豈
惟凶荒必生疾疫其爲憂虞不可備序雩禜
之典以誠會事巫祝常祈罕能有感上天之
譴不可不察漢東海枉殺孝婦亢旱三年及祭
其墓澍雨立降歲以有年是以衛人伐邢師興
而雨伏願陛下式遵遠猷思隆高構推忠恕之
愛矜冤枉之獄遊心下民之瘼曆思幽冥之紀

令誘木豎闕諫鼓鳴朝察芻牧之言揔統御之要如此則苞桑可繫危幾無兆斯而災害不消未之有也故夏禹引百姓之罪殷湯甘萬方之過太戊資桑穀以進德宋景藉熒惑以脩善斯皆因敗以轉成往事之昭晰也循末俗者難爲風就正路者易爲雅臣疾患日篤夕不謀朝會及歲慶得一聞達微誠少亮無恨泉壤永違聖顏拜表悲咽遂輕舟遊東陽任志行止不關朝廷有司劾奏之太祖不問也時太祖雖當陽親

覽而羨之等猶秉重權復上表曰伏承廬陵王
已復封爵猶未加贈陛下孝慈天至友于過隆
伏揆聖心已自有在但司契以不唱爲高冕旒
以因寄成用臣雖言不足採誠不亮時但猥蒙
先朝忌醜之眷復沾廬陵矜顧之末息晏忝貭
有兼常歎契闊戎陣顛狽艱危厚德無報授令
路絕此老臣兼不能自已者也朽謝越局無所
逃刑泰諸子禁之表竟不奏三年羨之等伏誅
進位侍中左光祿大夫國子祭酒領江夏王師

特進如故上以泰先朝舊臣恩禮甚重以有脚疾起居艱難宴見之日特聽乘輿到坐累陳時事上每優容之其年秋旱蝗又上表曰陛下昧旦丕顯求民之瘼明斷庶獄無倦政事理出群心澤謠民口百姓翕然皆自以爲遇其時也災變雖小要有以致之守宰之失臣所不能究上天之譴臣所不敢誣有蝗之處縣官多課民捕之無益於枯苗有傷於殺害臣聞桑穀時亡無假斤斧楚昭仁愛不禜自瘳卓茂去無知之虫

宋均因有異之虎蝗生有由非所宜殺石不能
言星不自隕春秋之旨所宜詳察禮婦人有三
從之義而無自專之道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
及女人被宥由來上矣謝晦婦女猶在尚方始貴
後賤物情之所甚苦匹婦一室亦能有所感激
臣於謝氏不容有情蒙國重恩寢處思報伏度
聖心已當有在禮春夏教詩無一而闕也臣近
侍坐聞立學當在入年陛下經略粗建意存民
食入年則農功興農功興則田里闢入秋治庠序

入冬集遠生二塗並行事不相害夫事多以淹稽爲戒不遠爲患任臣學官竟無微績徒墜天施無情自處臣之區區不望目覩盛化竊慕子囊城郢之心庶免荀偃不瞑之恨臣比陳愚見便是都無可採徒煩天聽愧怍反側書奏上乃原謝晦婦女時司徒王弘輔政奏謂弘曰天下務廣而權要難居卿兄弟盛滿當深存降挹彭城王帝之次弟宜徵還入朝共參朝政弘納其言時旱災未已加以疾疫泰又上表曰頃元旱

歷時疾疫未巳方之常災實爲過差古以爲王澤不流之徵陛下昧旦臨朝無懈治道躬自菲薄勞心民庶以理而言不應致此意以爲上天之於賢君正自殷勤無巳陛下同規禹湯引百姓之過言動于心道敷自遠桑穀生朝而殞熒惑犯心而退非唯消災弭患乃所以大啓聖明靈雨立降百姓改瞻應感之來有同影響陛下近當仰推天意俯察人謀升平之化尚存舊典顧思與不思行與不行耳大宋雖揖讓受終未

積有虞之道先帝登遐之日便是道消之初　至乃嗣主被殺哲藩嬰禍九服徘徊有心喪氣佐命託孤之臣俄爲戎首天下蕩蕩王道已淪自非神英撥亂反正則宗社非復宋有革命之與隨時其義尤大是以古今異用循方必壅夫道隱於小成欲速或未必達深根固蔕之術未洽於愚心是用猖狂妄作而不能緘默者也臣旣頑且鄙不達治宜加之以篤疾重之以惛耄言或非言而復不能無言陛下録其一毫之誠則

臣不知晉身之所泰慱覽篇籍好爲文章愛奬
後生孜孜無倦撰古今善言二十四篇及文集
傳於世暮年事佛甚精於宅西立祇洹精舍五
年卒時年七十四追贈車騎將軍侍中特進王
師如故謚曰宣侯長子昴早卒次子曇首都太
守次晏侍中光禄大夫次曇太子詹事謀及伏
誅自有傳少子廣淵善屬文世祖撫軍諮議
參軍領記室坐曇事從誅
王准之字元曾琅邪臨沂人高祖彬尚書僕射

曾祖彪之尚書令祖臨之父納之並御史中丞彪之博聞多識練悉朝儀自是家世相傳並諳江左舊事緘之青箱世人謂之王氏青箱學准之兼明禮傳贍於文辭起家爲本國右常侍桓玄大將軍行參軍玄簒位以爲尚書祠部郎義熙初又爲尚書中兵郎遷參高祖車騎中軍軍事丹陽丞中軍太尉主簿出爲山陰令有能名預討盧循功封都亭侯又爲高祖鎮西平北太尉參軍尚書左丞本郡大中正宋臺建除御史

中丞爲僚友所憚准之父納之祖臨之曾祖彪

之至准之四世居此職准之甞作五言范泰謝

之曰卿唯解彈事耳准之正色荅猶差卿世載

雄狐坐世子右衞率謝靈運殺人不舉免官高

祖受命拜黃門侍郎永初二年奏曰鄭玄注禮

三年之喪二十七月而吉古今學者多謂得

禮之宜晉初用王肅議祥禫共月故二十五月

而除遂以爲制江左以來唯晉朝施用縉紳之

士多遵玄義夫先王制禮以大順羣心喪也寧

戚著自前訓今大宋開泰品物遂理愚謂宜同即物情以玄義爲制朝野一禮則家無殊俗從之遷司徒左長史出爲始興太守元嘉二年爲江夏王義恭撫軍長史歷陽太守行州府之任綏懷得理軍民便之尋入爲侍中明年徙爲都官尚書改領吏部性峭急頗失縉紳之望出爲丹陽尹准之究識舊儀問無不對時大將軍彭城王義康錄尚書事每歎曰何須高論玄虛正得如王准之兩三人天下便治矣然寡乏風素

不爲時流所重撰儀注朝廷至今遵用之十年
卒時年五十六追贈太常子興之征虜主簿
王韶之字休泰琅邪臨沂人也曾祖廙晉驃騎
將軍祖羨之鎮軍掾父偉之本國郎中令韶之
家貧父爲烏程令因居縣境好史籍博涉多聞
初爲衞將軍謝琰行參軍偉之少有志尚當世
詔命表奏輒自書寫泰元隆安時事小大悉撰
錄之韶之因此私撰晉安帝陽秋既成時人謂
宜居史職即除著作佐郎使續後事訖義熙九

年善敘事辭論可觀爲後代佳史遷尚書祠部郎晉帝自孝武以來常居内殿武官主書於中通呈以省官一人管司詔誥任在西省因謂之西省郎傅亮羊徽相代領西省事轉中書侍郎安帝之崩也高祖使韶之與帝左右密加酖毒恭帝即位遷黃門侍郎領著作郎西省如故凡諸詔奏皆其辭也高祖受禪加驍騎將軍本郡中正黃門如故西省職解復掌宋書有司奏東治士朱道民禽三叛士依例放遣韶之啓曰尚

書金部奏事如右斯誠檢忘一時權制懼非經
國弘本之令典臣尋舊制以罪補士凡有十餘
條雖同異不紊而輕重實殊至於詐列父母死
誣罔父母淫亂破義反逆此四條寔窮亂抵逆
人理必盡雖復殊刑過制猶不足以塞莫大之
罪既獲全首領大造已隆寧可復遂拔徒隸緩
帶當年自同編戶列齒齊民乎臣懼此制永行
所虧實大方今聖化惟新崇本棄末一切之令
宜加詳改愚謂此四條不合加贖罪之恩侍中

褚淡之同部之三條卻宜仍舊詔可又駁員外散騎侍郎王寔之請假事曰伏尋舊制群臣家有情事聽併急六十日太元中改制年賜假百日又居在千里外聽併請來年限合爲二百日此蓋一時之令非經通之旨會稽雖途盈千里未足爲難百日歸休於事自足若私理不同便應自表陳解豈宜名班朝列而久淹私門臣等參議謂不合開許或家在河洛及嶺沔漢者道阻且長猶宜別有條品請付尚書詳爲其制從

之坐璽封謬誤免黃門事在謝晦傳韶之為晉史序王珣貨殖王廞作亂珣子弘廞子華並貴顯韶之懼為所陷深結徐羨之傅亮等少帝即位遷侍中驍騎如故景平之年出為吳興太守羨之被誅王弘入為相領揚州刺史弘雖與韶之不絕諸弟未相識者皆不復往來韶之在郡常慮為弘所繩夙夜勤厲政績甚美弘亦抑其私憾太祖兩嘉之在任積年稱為良守加秩中二千石十年徵為祠部尚書加給事中坐去郡長

取送故免官十二年又出爲吳興太守其年卒
時年五十六七廟歌辭韶之制也文集行於世
子曄尚書駕部外兵郎臨賀太守
荀伯子潁川潁陰人也祖羨驃騎將軍父猗祕
書郎伯子少好學博覽經傳而通率好爲雜戲
遨遊閭里故以此失清塗解褐爲駙馬都尉奉
朝請員外散騎侍郎著作郎徐廣重其才學
舉伯子及王韶之並爲佐郎助撰晉史及著桓
玄等傳遷尚書祠部郎義熙九年上表曰臣聞

咎繇亡後臧文以爲深歎伯氏奪邑管仲所以稱仁功高可百世不泯濫賞無崇朝宜許故太傅鉅平侯祜明德通賢宗臣莫二勳參佐命功成平吳而後嗣闕然烝嘗莫寄漢以蕭何元功故絕世輒紹愚謂鉅平之封宜同酇國故太尉廣陵公陳准黨翼孫秀禍加淮南竊饗大國因罪爲利值西朝政刑失裁中興復同而不奪今王道惟新豈可不大判臧否謂廣陵之國宜在削除故太保衞瓘本爵蕭陽縣公旣被横禍及

進弟秩始贈蘭陵又轉江夏中朝公輔多非理
終瓘功德不殊亦無緣獨受優賞宜復本封以
正國章詔付門下前散騎常侍江夏公衞璵上
表自陳曰臣乃祖故太保瓘於魏咸熙之中太
祖文皇帝爲元輔之日封菑陽侯大晉受禪進
爵爲公歷位太保摠録朝政于時賈庶人及諸
王用事忌瓘忠節故楚王瑋矯詔致禍前朝以
瓘秉心忠正加以伐蜀之勲故追封蘭陵郡公
永嘉之中東海王越食蘭陵換封江夏邑如

舊臣高祖散騎侍郎璪之嫡孫纂承封爵宗
元皇帝以曾祖故右衛將軍崇承襲逮于臣
身伏聞祠部郎荀伯子表欲貶降復封蕭陽夫
趙氏之忠寵延累葉漢祖開封誓言以山河伏願
陛下録既往之勳垂罔極之施乞出臣表付外
參詳潁川陳茂先亦上表曰祠部郎荀伯子表
臣七世祖太尉準禍加淮南不應濫賞尋先臣
以前剪除賈謐封海陵公事在淮南遇禍之前後
廣陵雖在擾攘之際臣祖乃始蒙殊遇歷位元

凱後被遠外乃作平州而猶不至除國良以先
勳深重百世不泯故也聖明御世英輔係興曾
無疑議以爲濫賞臣以微弱未齒人倫加始勉
視息封爵兼嗣伏願陛下遠録舊勳特垂矜察
詔皆付門下並不施行伯子爲世子征虜功曹
國子博士妻弟謝晦薦達之入爲尚書左丞出
補臨川内史車騎將軍王弘稱之曰沈重不華
有平陽侯之風伯子常自矜䕃籍之美謂弘曰
天下膏粱唯使君與下官耳宣明之徒不足數

也遷散騎常侍本邑大中正又上表曰伏見百官位次陳留王在零陵王上臣愚竊以爲疑昔武王剋殷封神農之後於焦黃帝之後於祝帝堯之後於薊帝舜之後於陳夏後於杞殷後於宋杞陳並爲列國而薊祝焦無聞焉斯則褒崇所承優於遠代之顯驗也是以春秋次序諸侯宋居杞陳之上考之近世事亦有徵晉太始九年詔賜山陽公劉康子弟一人爵關內侯衛公姬署宋侯孔紹子一人駙馬都尉又太始三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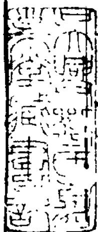
太常上博士劉熹等議稱衛公署於大晉在三恪之數應降稱侯臣以零陵王位宜在陳留之上從之遷太子僕御史中丞莅職勤恪有匪躬之稱立朝正色外內憚之凡所奏劾莫不深相謗毀或延及祖禰示其切直又頗雜嘲戲故世人以此非之出補司徒左長史東陽太守元嘉十五年卒官時年六十一文集傳於世子赤松爲尚書左丞以徐湛之黨爲元凶所殺伯子族弟昶字茂祖與伯子絕服五世元嘉初以文義

至中書郎㧑子萬秋字元寶亦用才學自顯世祖初爲晉陵太守坐於郡立華林閣置主書主衣下獄免前廢帝末爲御史中丞卒官

史臣曰夫令問令望詩人所以作詠有禮有法前謨以之垂美荀范二王雖以學義自顯而在朝之譽不弘蓋由才有餘而智未足也惜矣哉

列傳第二十

列傳第二十一　宋書六十一



臣沈約　新撰

武三王

武帝七男張夫人生少帝孫脩華生廬陵孝獻王義眞胡婕妤生文皇帝王脩容生彭城王義康垣美人生江夏文獻王義恭孫美人生南郡王義宣呂美人生衡陽文王義季義宣別有傳

孝獻王義眞美儀貌神情秀徹初封桂陽縣公食邑千戶年十二從北征大軍進長安留

守栢谷塢除貟外散騎常侍不拜及關中平定
高祖議欲東還而諸將行役既久咸有歸願止
留偏將不足鎮固人心乃以義眞行都督雍涼
秦三州之河東平陽河北三郡諸軍事安西將
軍領護西戎校尉雍州刺史太尉諮議參軍京
兆王脩爲長史委以關中之任高祖將還三秦
父老詣門流涕訴曰殘民不沾王化於今百年
矣始覩衣冠方仰聖澤長安十陵是公家墳
墓咸陽宮殿數千間是公家屋宅捨此欲何之

高祖爲之愍然慰譬言曰受命朝廷不得擅留感諸君戀本之意今留第二兒令文武賢才共鎮此境臨還自執義真手以授王脩令脩執其子孝孫手以授高祖義真尋除正加節又進督并東秦二州司州之東安定新平二郡諸軍事領東秦州刺史時隴上流人多在關中望因大威復得歸本及置東秦州父老知無復經略隴右固關中之意咸共歎息而佛佛虜寇逼交至沈田子既殺王鎮惡王脩又殺田子義真年少賜與

左右不節脩常裁減之左右並怨因是白義眞曰鎭惡欲反故田子殺之脩今殺田子是又欲反也義眞乃使左右劉乞等殺脩脩字叔治京兆灞城人也初南渡見桓玄玄知之謂曰君平世吏部郎才脩既死人情離駭無相統一高祖遣將軍朱齡石替義眞鎭關中使義眞輕兵疾歸諸將競斂財貨多載子女方軌徐行虜追騎且至建威將軍傅弘之曰公處分亟進恐虜追擊人也今多將輜重一日行不過十里虜騎追

至何以待之宜棄車輕行乃可以免不從賊追兵果至騎數萬匹輔國將軍蒯恩斷後不能禁至青泥後軍大敗諸將及府功曹王賜悉被俘虜義眞在前故得與數百人奔散日暮虜不復窮追義眞與左右相失獨逃草中中兵參軍段宏單騎追尋緣道叫喚義眞識其聲出就之曰君非段中兵邪身在此宏大喜負之而歸義眞謂宏曰今日之事誠無筭略然丈夫不經此何以知艱難初高祖聞青泥敗未得義眞審問有

前至者訪之竝云闇夜奔敗無以知存亡高祖
怒甚剋日北伐謝晦諫不從及得宏啓事知義
眞已免乃止義眞尋都督司雍秦幷涼五州諸
軍建威將軍司州刺史持節如故以毆宏爲義
眞諮議參軍尋遷宋臺黃門郎領太子右衞率
宏鮮卑人也爲慕容超尚書左僕射徐州刺史
高祖伐廣固歸降太祖元嘉中爲征虜將軍青
冀二州刺史追贈左將軍時義眞將鎮洛陽而
河南蕭條未及脩理改除揚州刺史鎮石頭永

初元年封廬陵王食邑三千戸移鎮東城高祖始踐阼義眞意色不悅侍讀學士蔡茂之問其故義眞曰安不忘危休泰何可恃明年遷司徒高祖不豫以爲使持節侍中都督南豫豫雍司秦幷六州諸軍事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豫州刺史出鎮歷陽未之任而高祖崩義眞聦明愛文義而輕動無德業與陳郡謝靈運琅邪顔延之慧琳道人竝周旋異常云得志之日以靈運延之爲宰相慧琳爲西豫州都督徐羨之

等嫌義眞與靈運延之暱狎過甚故使范晏從容戒之義眞曰靈運空踈延之隘薄魏文帝云鮮能以名節自立者但性情所得未能忘言於悟賞故與之遊耳將之鎭列部伍於東府前既有國哀義眞所乘舫單素不及母孫脩儀所乘者義眞與靈運延之慧琳等共視部伍因宴舫內使左右剔母舫函道以施己舫而取其勝者及至歷陽多所求索羨之等每裁量不盡與深怨執政表求還都而少帝失德羨之等密謀廢

立則次第應在義眞以義眞輕訬不任主社稷
因其與少帝不協乃奏廢之曰臣聞二叔不咸
難結隆周淮南悖縱禍興盛漢莫不義以斷恩
情爲法屈二代之事殷鑒無遠仁厚之主行之
不疑故共叔不斷幾傾鄭國劉英容養釁廣
難深前事之不忘後王之成鑒也案車騎將軍
義眞凶忍之性爰自稚弱咸陽之酷醜聲遠播
先朝猶以年在紈綺冀能改厲天屬之愛想聞
革心自聖體不豫以及大漸臣庶憂惶內外屛

氣而縱博酣酒日夜無輟肆口縱言多行無禮
先帝貽厥之謀圖慮經固親敕陛下面詔臣等
若遂不悛必加放黜至言苦厲猶在紙翰而自
茲迄今日月增甚至乃委棄藩屏志還京邑潛
懐異圖希幸非冀轉聚甲卒徵召車馬陵墳未
乾情事猶昨遂篾棄遺旨顯違成規整楫浮舟
以示歸志肆心專己無復諮承聖恩低徊深垂
隱忍屢遣中使苦相敦釋而親對散騎侍郎邢
安泰廣武將軍茅仲思縱其悖罵訕主謗朝此

久播于遠近暴於人聽臣聞原火不撲蔓草難除青青不伐終致尋斧況憂深患著社稷慮切請一遵晉朝武陵舊典使顧懷之旨不墜於武廟全宥之德獲申於昵親仰尋感慟臨啓悲咽乃廢義眞爲庶人徙新安郡前吉陽令堂邑張約之上疏諫曰臣聞仁義之在天下若中原之有菽理感之被萬物故不繫於貴賤是以考叔反悔誓於及泉壺關復冤魂於湖邑當斯之時豈無尊卿賢輔或以事迫心違或以道壅謀屈

何嘗不願聞善於輿隸藥石阿氏哉臣雖草芥備充黔首少不量力頗高殉義之風謂蹈善於朝聞愈徒生於白首用敢干禁忘戮披叙丹愚伏惟高祖武皇帝誕茲神武撫運龍輿仰清天步則齊德有虞俯廓九州則侔功大夏故虔順天人享有萬國雖靈祚脩長聖躬弗永陛下繼明紹統遐邇一心藩王哲茂四維寧謐傾耳康哉之詠企踵外平之風竊念廬陵王少蒙先皇優慈之遇長受陛下睦愛之恩故在心

必言所懷必亮容犯臣子之道致招驕恣之愆
至於天姿夙成實有卓然之美宜在容養録
善奄瑕訓盡義方進退以漸令猥加剥辱幽徙
遠郡上傷陛下棠棣之篤下令遠近悢然失圖
士庶杜口人爲身計臣伏思大宋之興雖協應
符緯而開基造次根條未繁宜廣樹藩戚敦睦
以道使兄弟之美比輝魯衛龜策告同胙均七
亘豈不善哉陛下富於春秋慮未重複忽奄
之遠筭肆不忍於一朝特願留神九思重加詢

采上考前代興亡之由中存武皇締構之業下顧蒼生顒顒之望時開曲宥反至都邑選保傅於舊老求四友於髦俊引誘情性導達聰明凡人在苦皆能自厲況王質朗心聰易加訓範且中賢之人未能無過過貴自改罪願自新以武皇之愛子陛下之懿弟豈可以其一眚長致淪棄哉謹昧死詣闕伏地以聞惟願丹誠一經天聽退就斧鑊無愧地下矣書奏以約之爲梁州府參軍尋又見殺景平二年六月癸未羨之等遣使殺

義眞於徙所時年十八元嘉元年八月詔曰前
廬陵王靈柩在遠國封墮替感惟拱慟情若貫
割王體自至極地戚屬尊豈可令情禮永淪終
始無寄可追復先封持遣奉迎并孫脩華謝妃
一時俱還言增摧哽三年正月誅徐羡之傅亮
等是日詔曰故廬陵王含章履正英哲自然道
心内昭徽風遐被遭時多難志匡權逼天未悔
禍運鍾屯險羣凶肆醜專竊國柄禍心潛搆釁
生不圖朕每永念讎恥含痛内結遵養姦慝情

禮未申令王道旣孚政刑始判宣昭國豈於是
乎在可追崇　大將軍王如故爲慰冤魂少
申悲憤又詔曰乃者權臣陵縱兆亂基禍故吉
陽令張約之抗疏矢言至誠慷慨遂事屈羣醜
殞命遐疆志節不申感焉兼至昔關老奏書
見紀漢策閻纂獻規荷榮晉代考其忠槩參
迹前蹤宜加旌顯式揚義烈可贈以一郡賜錢
十萬布百匹義眞無子太祖以第五子紹字休
胤爲嗣元嘉九年襲封廬陵王少而寬雅太祖

甚愛之二十年出爲南中郎將江州刺史時年十二三十二年入朝加棨戟進都督江州豫州之西陽晉熙新蔡三郡諸軍事在任七年改授左將軍南徐州刺史給鼓吹一部未之鎮仍遷揚州刺史將軍如故索虜至瓜步紹從太子鎮石頭二十九年疾患解職其年薨時年二十一遺令斂以時服素棺周身太祖從之追贈散騎常侍鎮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刺史如故無子南平王鑠第三子敬先爲嗣本名敬秀既出繼而紹

妃褚秀之孫女故改焉景和二年爲前廢帝所
害追贈中書侍郎謚曰恭王無子太宗泰始元
年以世祖第二十一子晉熙王子輿字孝文爲
紹嗣封廬陵王爲輔國將軍南高平臨淮二郡
太守並未拜爲太宗所殺三年更以桂陽王休
範第二子德嗣紹爲建威將軍淮陵南彭城二
郡太守後廢帝元徽二年與休範俱伏誅國復
絕三年復以臨澧忠侯襲第三子昺字淵華繼
紹爲給事中順帝昇明元年薨謚曰元王又無

子國除

江夏文獻王義恭幼而明穎姿顏美麗高祖特所鍾愛諸子莫及也飲食寢臥常不離於側高祖爲性儉約諸子食不過五醆盤而義恭愛寵異常求須果食日中無筭得未嘗噉悉以乞與傍人廬陵諸王未嘗敢求求亦不得景平二年監南豫豫司雍秦并州諸軍事冠軍將軍南豫州刺史代廬陵王義眞鎮歷陽時年十二元嘉元年封江夏王食邑五千戶加使持節進號撫

軍將軍給鼓吹一部三年監南徐兖二州揚州之晉陵諸軍事徐州刺史持節將軍如故進監爲都督未之任太祖征謝晦義恭還鎮京口六年改授散騎常侍都督荆湘雍益梁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荆州刺史持節將軍如故義恭涉獵文義而驕奢不節既出鎮太祖與書誡之曰汝以弱冠便親方任天下艱難家國事重雖曰守成實亦未易隆替安危在吾曹耳豈可不感尋王業大懼負荷今既分張言集未日無由復

得動相規誨宜深自砥礪思而後行開布誠心厝懷平當親禮國士友接佳流識別賢愚鑒察邪正然後能盡君子之心收小人之力汝神意爽悟有日新之美而進德脩業未有可稱吾所以恨之而不能已已者也汝性褊急袁太妃亦說如此性之所滯其欲必行意所不在從物回改此最弊事宜應慨然立志念自裁抑何至丈夫方欲贊世成名而無斷者哉今粗疏十數事汝別時可省也遠大者豈可具言細碎復非筆可

盡禮賢下士聖人垂訓驕侈矜尚先哲所去豁
達大度漢祖之德猜忌褊急魏武之累漢書稱
衛青云大將軍遇士大夫以禮與小人有恩西
門安于矯性齊美關羽張飛任偏同弊行己
舉事深宜鑒此若事異今日嗣子幼蒙司徒便
當周公之事汝不可不盡祇順之理苟有所懷
密自書陳若形迹之間深宜慎護至於爾時安
危天下決汝二人耳勿忘吾言今既進袁太妃供
給計足充諸用此外一不須復有求取近亦具

白此意唯脫應大餉致而當時遇有所乏汝自
可少多供奉耳汝一月日自用不可過三十萬
若能省此益美西楚殷曠常宜早起接對賓
侶勿使留滯判急務訖然後可入問訊既覩顏
色審起居便應即出不須久停以廢庶事也下
日及夜自有餘閑府舍住止園池堂觀略所諳
究計當無須改作司徒亦云爾若脫於左右之
宜須小小回易當以始至一治為限不煩紛紜
日求新異凡訊獄多決當時難可逆慮此實為

難汝復不習殊當東有次第訊前一二日最訊簿密與劉湛輩共詳大不同也至訊日虛懷博盡愼無以喜怒加人能擇善者而從之美自歸已不可專意自決以矜獨斷之明也萬一如此必有大吝非唯訊獄君子用心自不應爾刑獄不可擁滯一月可再訊凡事皆應愼密亦宜豫敕左右人有至誠所陳不可漏泄以負忠信之款也古人言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或相讒構怨輕信受每有此事當善察之名器

深宜慎惜不可妄以假人昵近爵賜尤應裁量
吾於左右雖爲少恩如聞外論不以爲非也以
貴陵物物不服以威加人人不厭此易達事耳
聲樂嬉游不宜令過蒱漁獵一切勿爲供用奉
身皆有節度奇服異器不宜興長汝嬪侍左右
已有數人既始至西未可忽忽復有所納又誡
之曰宜數引見佐史非唯臣主自應相見不數
則彼我不親不親則無因得盡人人不盡復何
由知其衆事廣引視聽既益開博於言事者

又差有地也九年徵爲都督南兗徐兗青冀幽六州豫州之梁郡諸軍事征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兗州刺史鎮廣陵時詔內外百官舉才義恭上表曰臣聞雲和備樂則繁會克諧驊騮騄服則致遠斯效陛下順簡寅化文明在躬玉衡既正泰階載一而猶發慮英髦人情仄陋幽谷空同顯著揚歷是以潛虯聳鱗佇利見之期翔鳳弭翼應來儀之感竊見南陽宗炳操履閑遠思業貞純砥節丘園息賓盛世貧約而苦內無

改情軒冕屢招確爾不拔若以蒲帛之聘感以
大倫之美庶投竿釋褐翻然來儀必能毗燮九
官宣贊百揆尚書金部郎臣徐森之臣府中直
兵參軍事臣王天寶並局力允濟忠諒款誠往
年逆臣叛逸華陽失守森之全境寧民績章危
棘前者經略伊瀍元戎喪旅天寶北勤河朔東
據營丘勳勇既昭心事兼竭雖蒙褒敘未盡
才宜並可授以邊藩展其志力交阯遼邈累喪
藩將政刑毎闕撫莅惟艱南中負遠風謡迥

傋蠻獠狡竊邊氓荼炭寔須練實以綏其難
謂森之可交州刺史天寶可寧州刺史庶足威
懷荒表肅清遐服昔魏戊之賢功存薦士趙武
之明事彰管庫臣識愧前良理謝先哲率舉所
知仰酬採訪退懼瞽言無足甄獎十六年進位
司空明年大將軍彭城王義康有罪出藩徵義
恭爲侍中都督揚南徐兗三州諸軍事司徒録
尚書領太子太傅持節如故給班劒二十人置
仗加兵明年解督南兗二十一年進太尉領司徒

餘如故義恭既小心恭愼且戒義康之失雖爲總録奉行文書而已故太祖安之相府年給錢二千萬它物倍此而義恭性奢用常不足太祖又別給錢季千萬二十季領國子祭酒時有獻五百里馬者以賜義恭二十七年春索虜寇豫州太祖因此欲開定河洛其秋以義恭總統羣帥出鎭彭城解國子祭酒虜遂深入徑至瓜步義恭與世祖閉彭城自守二十八年春虜退走自彭城北過義恭震懼不敢追其日民有告虜

驅廣陵民萬餘口夕應宿安王陂去城數十里今追之可悉得諸將竝請義恭又禁不許經宿太祖遣驛至使悉力急追義恭乃遣鎭軍司馬檀和之向蕭城虜先已聞知乃盡殺所驅廣陵民輕騎引去初虜深入上慮義恭不能固彭城備加誡勒義恭答曰臣未能臨瀚海濟居延庶免劉仲奔逃之恥及虜至義恭果走賴衆議得停事在張暢傳降義恭號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餘悉如故魯郡孔子舊廟有栢樹二十

四株經歷漢晉其大連抱有二株先折倒士人崇敬莫之敢犯義恭悉遣人伐取父老莫不歎息又以本官領南兗州刺史增督南兗豫徐兗青冀司雝秦幽并十一州諸軍事并前十三州移鎮盱眙脩治館宇擬制東城二十九年冬還朝上以御所乘蒼鷹船上迎之遭太妃憂改授大將軍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南徐州刺史持節侍中録尚書太子太傅如故還鎮東府辭侍中未拜值元凶肆逆其日劭召義恭先是詔

召太子及諸王各有常人處有詐妄致害者至是義恭求常所遣傳詔劭遣之而後入義恭請罷兵凡府内兵仗竝送還臺進位太保進督會州諸軍事服侍中服又領大宗師世祖入討劭疑義恭有異志使入住尚書下省分諸子竝住神虎門外侍中下省劭聞世祖已次近路欲悉力逆之決戰中道義恭慮世祖船乘陋小劭豕突中流容能爲患乃進說曰割棄南岸柵斷石頭此先朝舊法以逸待勞不憂不破也劭從之世祖前

鋒至新亭劭挾義恭出戰恒録在左右故不能
自拔戰敗使義恭於東堂簡將義恭先使人具
船於東冶渚因單馬南奔始濟淮追騎已至北
岸僅然得免劭大怒遣始興王濬就西省殺義
恭十二子世祖時在新林浦義恭既至上表勸
世祖即位曰臣聞治亂無兆倚伏相因乾靈降
禍二凶極逆深酷巨痛終古未有陛下忠孝自
天赫然電發投袂泣血四海順軌是以諸侯雲
赴數均八百義奮之旅其會如林神祚明德有

所底止而冲居或躍未登天祚非所以嚴重宗
社紹延七百昔張武抗辭代王順請耿純陳欵
光武正位況今罪逆無親惡盈舋滿阻兵安忍
戮善崇姦履地戴天畢命俄頃宜早定尊號以
固社稷景平之季實惟樂推王室之亂天命有
在故抱拜兆於壓璧赤龍表於霄徵伏惟大明
無私遠存家國七廟之靈近哀黔首荼炭之切
時陟帝祚永慰君羣心臣負舋嬰罰偷生人壤幸
及寬政待罪有司敢以漏刻視息披露肝膽世

祖即祚授使持節侍中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太尉録尚書六條事南徐徐二州刺史給鼓吹一部班劒二十人又假黃鉞事寧進位太傅領大司馬增班劒爲三十人以在藩所服玉環大綬賜之增封二千戶上不欲致禮太傅諷有司奏曰聖旨謙光尊師重道欲致拜太傅斯誠弘茲遠風敦闡盛則然周之師保實稱三吏晉因於魏特加其禮帝道嚴極既有常尊考之史載未見茲典故卞壺孫楚並謂人君無降尊之義

遠稽聖典近即羣心臣等參議謂不應有加拜之禮詔曰闇薄纂統寔憑師範思盡虔恭以承道訓所奏稽諸往代謂無拜禮據文既明便從所執世祖立太子東宮文案使先經義恭孝建元年南郡王義宣臧質魯爽等反加黃鉞白直百人入六門事平以臧質七百里馬賜義恭又增封二千戶世祖以義宣亂逆由於彊盛至是欲削弱王侯義恭希旨乃上表省録尚書曰臣聞天地設位三極同序皇王化則九官咸事時亮

之績昭於虞典論道之風宣於周載台輔之設坐調陰陽元凱之置起釐百揆所以爕鉞失言侵官是誡陳平抗辭匪職罔若漢承秦後庶僚稍改爵因時變任與世移總録之制本非舊體列代相沿茲仍未革今皇家中造事遵前文宜憲章先代證文古則停省條録以俟昔典使物競思存人懷勤壹則名實靡愆庸節必紀臣謬典國重虛荷崇位與替宜知敢不輸盡上從其議又與驃騎大將軍竟陵王誕奏曰臣聞佾懸有

數等級異儀珮笏有制卑高殊序斯蓋上哲之洪摹軌世之明訓而時至彌流物無不弊僭侈由俗軌度非古晉代東徙舊法淪落侯牧典章稍與事廣名實一差難以卒變章服崇濫多歷年所今樞機更造皇風載新耗弊未充百用思約宜備品式之律以定損厭之條臣等地居枝昵位參台輔遵正之首請以爵先致貶之端宜從戚始輒因暇日共參愚懷應加省易謹陳九事雖懼匪衷庶竭微款伏願陛下聽覽之餘

薄垂昭納則上下相安表裏和穆矣詔付外詳有司奏曰車服以庸虞書茂典名器慎假春秋明誡是以尚方所制漢有嚴律諸侯竊服雖親必罪降于頃世下僭滋極器服裝飾樂舞音容通於王公達于衆庶上下無辨民志靡壹義恭所陳寔允禮度九條之格猶有未盡謹共附益凡二十四條聽事不得南向坐施帳并藩國官正冬不得跣登國殿及夾侍國師傳令及油戟公主王妃傳令不得朱服輦不得重楯鄣扇不

得雉尾劒不得鹿盧形槊毦不得孔雀白鷺夾
轂隊不得絳襖平乘誕馬不得過二匹胡伎不
得綵衣舞伎正冬著袿衣不得裝面冬會不得
鐸舞柸柈舞長蹻透狹舒劒博山緣大橦升
五案自非正冬會奏舞曲不得舞諸妃主不得
著緄帶信幡非臺案省官悉用絳郡縣內史相
及封內官長於其封君既非在三罷官則不復
追敬不合稱臣宜止下官而已諸鎮常行車前
後不得過六隊白直夾轂不在其限刀不得過

銀銅爲飾諸王女封縣主諸王子孫襲封之王妃及封侯者夫人行並不得鹵簿諸王子繼體爲王者婚葬吉凶悉依諸國公侯之禮不得同皇弟皇子車非軺車不得油幢平乘船皆下兩頭作露平形不得擬象龍舟悉不得朱油帳鞲不得作五花及竪簷形詔可是歲十一月還鎮京呂二年春進督東南兖二州其冬徵爲揚州刺史餘如故加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劒履上殿固辭殊禮又解持節都督并侍中義恭撰要記五卷

起前漢訖晉太元表上之詔付祕閣時西陽王子尚有盛寵義恭解揚州以避之乃進位太宰領司徒義恭常慮爲世祖所疑及海陵王休茂於襄陽爲亂乃上表曰古先哲王莫不廣植周親以屏帝宇諸侯受爵亦願永固邦家至有管蔡梁燕致禍周漢上乖顯授之恩下亡血食之業夫善積慶深宜享長久而歷代侯王甚乎匹庶豈異姓皆賢宗室悉不賢由生於深宮不覩稼穡左右近習未值田蘇富貴驕奢自往而至聚毛

折軸遂乃危禍漢之諸王竝置傅相猶不得禁
逆七國連謀寔由彊盛晉氏列封正足成永嘉
之禍尾大不掉終古同疾不有更張則其源莫
救日者庶人恃親殆傾王業去歲西寇藉龍幾
敗皇基不圖襄楚復生今釁良以地勝兵勇獎
成凶惡前事之不忘後事之明兆陛下大明紹
祚垂法萬葉臣年衰意塞無所知解忝皇族耆
長慙慨内深思表管見裨崇萬一竊謂諸王貴
重不應居邊至於華州優地時可蹔出既以有

州不須置府若位登三事止乎長史掾屬若宜鎮御別差扞城大將若情樂沖虛不宜逼以戎事若捨文好武尤宜禁塞僚佐文學足充話言遊梁之徒一皆勿許文武從鎮以時休止妻子室累不煩自隨百僚脩詣宜遵晉令悉須宣令齊到備列賓主之則衡泌之士亦無煩干候貴王器甲於私爲用蓋寡自金銀裝刀劒戰具之服皆應輸送還本曲突徙薪防之有素庶善者無懼惡者止姦時世祖嚴暴義恭慮不見容乃卑辭曲意盡

禮祗奉且便辯善附會俯仰承接皆有容儀每有符瑞輒獻上賦頌陳詠美德大明元年有三脊茅生石頭西岸累表勸封禪上大悅三年省兵佐加領中書監以崇藝昭武永化三營合四百三十七戶給府更增吏僮千七百人合爲二千九百人六年解司徒府太宰府依舊辟召又年給三千匹布七年從巡兼尚書令解中書監八年閏月又領太尉其月世祖崩遺詔義恭解尚書令加中書監柳元景領尚書令入住城內

事無巨細悉關二公大事與沈慶之參決若有
軍旅可爲揔統尚書中事委顔師伯外監所統
委王玄謨前廢帝即位詔曰揔録之典著自前
代孝建始年雖暫是并省而因革有宜理存濟務
朕煢獨在躬未涉政道百揆庶務允歸尊德太
宰江夏王義恭新除中書監太尉地居宗重受
遺阿衡實深憑倚用康庶績可録尚書事本官
監太宰王如故侍中驃騎大將軍南兖州刺史
巴東郡開國公新除尚書令元景同稟顧誓翼

輔皇家贊業宣風翳公是賴可即本號開府儀
同三司領兵置佐一依舊准領丹陽尹侍中領
公如故又增義恭班劒爲四十人更申殊禮之
命固辭殊禮義恭性嗜不恒日時移變自始至
終屢遷第宅與人遊款意好亦多不終而奢侈
無度不愛財寶左右親幸者一日乞與或至一二
百萬小有忤意輒追奪之大明時資供豐厚而
用常不足賖市百姓物無錢可還民有通辭求
錢者輒題後作原字善騎馬解音律游行或

三五百里世祖恣其所之東至吳郡登虎丘山又登無錫縣烏山以望太湖大明中撰國史世祖自爲義恭作傳及永光中雖任宰輔而承事近臣戴法興等常若不及前廢帝狂悖無道義恭元景等謀欲廢立永光元年八月廢帝率羽林兵於第害之并四子時年五十三斷析義恭支體分裂腸胃挑取眼精以蜜漬之以爲鬼目粽太宗定亂令書曰故中書監太宰領太尉錄尚書事江夏王道性淵深睿鑒通遠樹聲列藩

宣風鉉德位隆姬輔任屬負圖勤勞國家方熙
託付之重盡心毗導永融雍穆之化而凶醜忌
威奄加冤害夷戮有暴殞窆無間憒達幽明痛
貫朝野朕蒙險在難含哀莫申幸賴宗祏之靈
克纂祈天之祚仰惟勳戚震慟于厥心昔梁王
徽庸譬躡備禮東平好善黃屋在廷況公德猷
弘懋彝典未殊者哉可追崇使持節侍中都督
中外諸軍事丞相領太尉中書監錄尚書事王
如故給九旒鸞輅虎賁班劍百人前後部羽葆

鼓吹輼輬車泰始三年又下詔曰皇基崇建也
剋維難弘啓熙載底績忠果故從饗世祀勳
宗彝世祖寧亂定業寔資翼亮故使持節侍中
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領太尉中書監録尚書
事江夏文獻王義恭故使持節侍中都督南豫
江豫三州軍事太尉南豫州刺史巴東郡開國
忠烈公元景故侍中司空始興郡開國襄公慶
之故持節征西將軍雍州刺史洮陽縣開國肅
侯慤或體道沖玄亹化康世或盡誠致効庚難

龕逆宜式遵國典陪祭廟庭義恭長子朗字元
明出繼少帝封南豐縣王食邑千戶爲湘州刺史
持節侍中領射聲校尉爲元凶所殺世祖即位追
贈前將軍江州刺史孝建元年以宗室祗長子
歆繼封祗伏誅歆還本泰始三年更以宗室韞
第二子銑繼封爲祕書郎與韞俱死順帝昇明
二年復以宗室琨子績繼封三年薨會齊受禪
國除朗弟叡字元秀太子舍人爲元凶所害追
贈侍中謚宣世子大明二年追封安隆王以第

四皇子子綏字寶孫繼封食邑二千戶追論叡曰宣王以子綏爲都督郢州諸軍事冠軍將軍郢州刺史進號後軍將軍加持節太宗泰始元年進號征南將軍改封江夏王食邑五千戶改叡爲江夏宣王子綏未受命與晉安王子勛同逆賜死七年太宗以第八子躋字仲升繼義恭爲孫封江夏王食邑五千戶後廢帝即位督會稽東陽新安臨海永嘉五郡諸軍事東中郎將會稽太守進號左將軍齊受禪降爲沙陽縣

公食邑一千五百户謀反賜死叡弟韶字元和
封新吳縣侯官至步兵校尉追贈中書侍郎謚
曰烈侯韶弟坦字元度平都懷侯坦弟元諒江
安愍侯元諒弟元粹興平悼侯坦元諒元粹並
追贈散騎侍郎元粹弟元仁元方元旒元淑元
儁與朗等凡十二人並爲元凶所殺元儁弟伯
禽孝建三年生義恭諸子既遇害爲朝廷所哀
至是世祖名之曰伯禽以擬魯公伯禽周公旦
之子也官至輔國將軍湘州刺史又爲前廢帝

所殺謚曰哀世子又追贈江夏王改謚曰愍伯禽第仲容封永脩縣侯爲寧朔將軍臨淮濟陽二郡太守仲容弟叔子封永陽縣侯叔子弟叔寶及仲容叔子並爲前廢帝所殺謚仲容叔子並曰殤侯

衡陽文王義季幼而夷簡無鄙近之累太祖爲荆州高祖使隨往江陵由是特爲太祖所愛元嘉元年封衡陽王食邑五千户五年爲征虜將軍八年領石頭戍事九年遷使持節都督南徐

州諸軍事右將軍南徐州刺史十六年代臨川王義慶都督荆湘雍益梁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安西將軍荆州刺史持節如故給鼓吹一部先是義慶在任值巴蜀亂擾師旅應接府庫空虛義季躬行節儉畜財省用數年間還復充實隊主續豐母老家貧無以充養遂斷不食肉義季哀其志給豐每月白米二斛錢一千并制豐噉肉義季素拙書上聽使餘人書啓事唯自署名而已二十年加散騎常侍進號征西大將軍

領南蠻校尉義季素嗜酒自彭城王義康廢後
遂爲長夜之飲略少醒日太祖累加詰責義季
引愆陳謝上詔報之曰誰能無過改之爲貴耳
此非唯傷事業亦自損性命世中比比皆汝所
諳近長沙兄弟皆緣此致故將軍蘇徽耽酒成
疾旦夕待盡吾試禁斷并給藥膳至今能立此
自是可節之物但嗜者不能立志裁割耳晉元
帝人主尚能感王導之諫終身不復飲酒汝既
有美尚加以吾意殷勤何至不能慨然深自勉

厲乃復須嚴相割裁坐諸紜紜然後少止者幸
可不至此一門無此酣酒汝於何得之臨書歎
塞義季雖奉此旨酣縱如初遂以成疾上又詔
之曰汝飲積食少而素羸多風常慮至此今果
委頓縱不能以家國為懷近不復顧性命之重
可歎可恨豈復一條本望能以理自厲未欲相苦
耳今遣孫道胤就楊佛等令晨夕視汝并進止
湯食可開懷虛受慎勿隱避吾飽嘗見人斷酒
無它慊吸蓋是當時甘嗜罔已之意耳今者憂

怛政在性命未暇及美業復何爲吾煎毒至此
邪義季終不改以至於終二十一年爲都督南兗
徐青冀幽六州諸軍事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南兗州刺史持節常侍如故登舟之日帷帳
器服諸應隨刺史者悉留之荆楚以爲美談二
十二年進督豫州之梁郡遷徐州刺史持節常
侍都督如故明年索虜侵逼北境擾動義季懲
義康禍難不欲以功勤自業無它經略唯飲酒
而已太祖又詔之曰杜驥申恬倉卒之際尚以

弱甲瑣卒徼寇作援彼爲元統士馬桓桓既不懷奮發運被意旨猶復逡巡豈唯大乖應赴之宜實孤百姓之望且匈奴輕漢將自此而始賊初起逸未知指趨故且裝束兼存觀察耳少日勢漸可見便應大有經略何合安然遂不敢動遣軍政欲乘際會拯危急以申威援本無驅馳平原方幅爭鋒理又山路易馮何以畏首尾迴弱若謂事理政應如此者進大鎮聚甲兵徒爲煩耳二十四年義季病篤上遣中書令徐湛之

省疾召還京師未及發薨於彭城時年三十三太尉江夏王義恭表解職迎喪不許上遣東海王褘北迎義季喪追贈侍中司空持節都督刺史如故子恭王嶷字子岐嗣中書侍郎太子中庶子世祖大明七年薨追贈冠軍將軍豫州刺史子伯道嗣順帝昇明三年薨其年齊受禪國除

史臣曰戒懼乎其所不覩恐畏乎其所不聞在於慎所忽也江夏王高祖寵子位居上相大明

之世親典冠朝屈體降情槃辟於軒檻之上明其爲卑約亦已至矣得使虐朝暴主顧無猜色歷載踰十以尊戚自保及在宋光幼主南面公旦之重屬有所歸自謂踐冰之慮已除太山之安可恃曾未云幾而磔體分肌古人以隱微致戒斯爲篤矣

列傳第二十一　　宋書六十一

列傳第二十二　宋書六十二

臣沈約　新撰

羊欣

張敷

王微

羊欣字敬元泰山南城人也曾祖忱晉徐州刺史祖權黃門郎父不疑桂陽太守欣少靖默無競於人美言笑善容止汎覽經籍尤長隸書不疑初爲烏程令欣時年十二時王獻之爲吳興

太守甚知愛之獻之嘗夏月入縣欣著新絹帬晝寢獻之書帬數幅而去欣本工書因此彌善起家輔國參軍府解還家隆安中朝廷漸亂欣優游私門不復進仕會稽王世子元顯每使欣書常辭不奉命元顯怒乃以爲其後軍府舍人此職本用寒人欣意貌恬然不以高卑見色論者稱焉欣嘗詣領軍將軍謝混混拂席改服然後見之時混族子靈運在坐退告族兄瞻曰望蔡見羊欣遂易衣改席欣由此益知名桓玄輔

政領平西將軍以欣爲平西參軍仍轉主簿參
預機要欣欲自踈時漏密事玄覺其此意愈重
之以爲楚臺殿中郎謂曰尚書政事之本殿中
禮樂所出卿昔處股肱方此爲輕也欣拜職少
日稱病自免屏居里巷十餘年不出義熙中弟
徽被遇於高祖高祖謂諮議參軍鄭鮮之曰羊
徽一時美器世論猶在兄後恨不識之即板欣
補右將軍劉藩司馬轉長史中軍將軍道憐諮
議參軍出爲新安太守在郡四年簡惠著稱除

臨川王義慶輔國長史廬陵王義眞車騎諮議參軍並不就太祖重之以爲新安太守前後凡十三年游玩山水甚得適性轉在義興非其好也頃之又稱病篤自免歸除中散大夫素好黃老常手自書章有病不服藥飲符水而已兼善醫術撰藥方十卷欣以不堪拜伏辭不朝覲高祖太祖並恨不識之自非尋省近親不妄行詣行必由城外未嘗入六關元嘉九年卒時年七十三子俊早卒弟徽字敬猷世譽多欲高祖鎮

京口以爲記室參軍掌事八年遷中書郎直西省後爲太祖西中郎長史河東太守子瞻元嘉末爲世祖南中郎長史尋陽太守卒官

張敷字景胤吳郡人吳興太守邵子也生而母没年數歲問母所在家人告以死生之分敷雖童蒙便有思慕之色年十許歲求母遺物而散施已盡唯得一畫扇乃緘録之每至感思輒開笥流涕見從母常悲感哽咽性整貴風韻甚高好讀玄書兼屬文論少有盛名高祖見而愛之

以爲世子中軍參軍數見接引永初初遷祕書郎嘗在省直中書令傅亮貴宿權要聞其好學過候之數臥不即起亮怪而去父邵爲湘州去官侍從太祖版爲西中郎參軍元嘉初爲員外散騎侍郎祕書丞江夏王義恭鎮江陵以爲撫軍功曹轉記室參軍時義恭就太祖求一學義沙門此沙門求見發遣會敷赴假還江陵太祖謂沙門曰張敷應西當令相載及敷辭上謂曰撫軍須一意懷道人卿可以後艑載之道中可

得言晤敷不奉旨曰臣性不耐雜上甚不說遷
正員郎中書舍人俄當周赳並管要務以敷同
省名家欲詣之赳曰彼若不相容便不如不往
詎可輕往邪當曰吾等並已員外郎矣何憂不
得共坐敷先設二牀去壁三四尺二客就席詶
接甚歡既而呼左右曰移我遠客赳等失色而
去其自標遇如此善持音儀盡詳緩之致與人
别執手曰念相聞餘響久之不絶張氏後進至
今慕之其源流起自敷也遷黄門侍郎始興王

濬後軍長史司徒左長史未拜父在吳興亡報以疾篤數往奔省自發都至吳興成服凡十餘日始進水漿葬畢不進鹽菜遂毀瘠成疾世父茂度每止譬之輒更感慟絶而復續茂度曰我冀譬汝有益但更甚耳自是不復往未朞而卒時年四十一琅邪顔延之書弔茂度曰賢弟子少履貞規長懷理要清風素氣得之天然言面以來便申忘年之好比雖艱隔成阻而情問無睽薄莫之人冀其方見慰說豈謂中年奄爲長往聞問

悼心有兼怛痛足下門教敦至兼實家寶一旦喪失何可為懷其見重如此世祖即位詔曰司徒故左長史張敷貞心簡立幼樹風規居哀毀滅孝道淳至宜在追甄於以報美可追贈侍中於是改其所居稱為孝張里無子

王微字景玄琅邪臨沂人太保弘弟子也父孺光祿大夫微少好學無不通覽善屬文能書畫兼解音律醫方陰陽術數年十六州舉秀才衡陽王義季右軍參軍並不就起家司徒祭酒轉

主簿始興王濬後軍功曹記室參軍太子中舍人始興王友父憂去官服闋除南平王鑠右軍諮議參軍微素無宦情稱疾不就仍除中書侍郎又擬南琅邪義興太守竝固辭吏部尚書江湛舉微爲吏部郎微與湛書曰弟忝病亂度非但蹇躄而已此處朝野所共知驟㑹匆和華門閭里咸以爲祥怪君多識前世之載天值何其易傾弟受海内駭笑不過如燕石秃鶖邪未知君何以自解於良史邪今雖王道鴻𢀿或有激

朗於天表必欲探援濳寶傾海求珠自可卜肆
巫祠之閒馬棧牛口之下賞劇孟於博徒拔卜
式於芻牧亦有西戎孤臣東都戍士上窮範馳
之御下盡詭遇之能兼鱗雜襲者必不乏於世
矣且廬於承明署乎金馬皆明察之官又賢於
管庫之末何爲劫勤通家疾病人塵穢難甚之
選將以靖國不亦益嚣乎書云任官維賢才而
君擢士先疹廢尫尫棫樸似不如此且弟曠違
兄姊迄將十載姊時歸來然不任輿曳入閤兄

守金城永不堪扶抱就路若不憊疾非性僻而
何比君早表裏無假長因飛耳也常謂生遭太
公將即華士之戮幸遇管叔必蒙僻儒之養光
武以馮衍才浮其實故棄而不齒諸葛孔明云
來敏亂郡過於孔文舉況無古人之才槩敢干
周漢之常刑彼二三英賢足爲曉治與否恐君
逢此時或亦不免高閣乃復假名不知已者豈
欲自比衞賜邪君欲高斆山公而以仲容見處
徒以搥提禮學本不參選鄙夫瞻彼固不任下

走未知新省何如州陵耳而作不師古坐亂官
政誣飾蚯蚓冀招神龍如復託以眞素者又不
宜居華留名有宮風俗君亦不至期人如此若
交以爲人賜舉未以巳勞則商販之事又連所
不忍聞也豈謂不肖易擢貪者　誘凡此數者
君必居一焉雖假天口於齊駢藉鬼說於周季
公孫碎毛髮之文莊生縱漭瀁之極終不能舉
其契爲之辭矣子將明魂必靈哈於萬里汝潁
餘彥將拂衣而不朝浮華一開風俗或從此而奕

鬼谷以揣情爲最難何君忖度之輕謬今有此
書非敢叨擬中散誠不能顧影負忍純盜虛聲
所以綿絡累紙本不營尚書虎爪板也成疊便
徃來居舍晨省復經周旋加有諸甥亦何得頓
絶慶吊然生平之意自於此都盡君平公云生我
名者殺我身天爵且猶滅名安用吏部郎哉其
舉可陋其事不經非獨搢紳者不道僕妾皆將
咲之忽忽不樂自知壽不得長且使千載知弟
不詐諼耳微既爲始興王濬府吏濬數相存慰

徵奉荅牋書輒飾以辭采微為文古其頗抑投
袁淑見之謂為訴屈徵因此又與從弟僧綽書
曰吾雖無人鑒要是早知弟每共宴語前言何
嘗不以止足為貴且持盈畏滿自是家門舊風
何為一旦落漠至此當局苦迷將不然邪詎容
都不先聞或可不知耳衣冠冑胄如吾者甚多
才能固不足道唯不傾側溢詐士頗以此容之至
於規矩細行難可詳料疹疾日滋縱恣益甚人
道所貴廢不復脩幸值聖明兼容置之教外且

舊恩所及毋蒙寬假吾亦自揆疾疹重侵難復
支文振民生安樂之事心死久矣所以觧日偷存盡
於大布糲粟半夕安寢便以自度血氣盈虛
復稍道長以大散爲和羮美弟爲不見之邪疾廢
居然且事一已上不足敗俗傷化下不至毀辱家
門泊爾尸居無方待化凡此二三皆是事實吾
與弟書不得家中相欺也州陵此舉爲無所因
反覆思之了不能解豈見吾近者諸牋邪良可
怪笑吾少學作文又晚節如小進使君公欲民

不偷每加存飾訓對尊貴不厭敬恭且文詞不
怨思抑揚則流澹無味文好古貴能連類可悲
一往視之如似多意當見居非求志清論所排
便是通辭訴屈邪爾者眞可謂眞素寡矣其數
旦見客小防自來盈門亦不煩獨舉吉也此輩
乃云語勢所至非其要也弟無懷居今地萬物
初不以相非然魯器齊虛實宜書紳今三署六
府之人誰表裏此內黨疑弟豫有力於素論何
如哉則吾長阨不死終誤盛壯也江不過疆吹

拂吾云是巖穴人巖穴人情所高吾得當此則
雞鶩變作鳳皇何爲干飾廉隅秩秩見於面目
所惜者大耳諸舍闔門皆豪時私此旣未易陳
道故常因舍聲不言至兄弟尤爲叨竊臨海頻
煩二郡謙亦越進淸階吾高枕家巷遂至中書
郎此足以闔棺矣又前年優旨自弟所宣雖皇
后撫幸人周宣及鰥寡不足過也語皆循檢校
迹不爲虛飾也作人不阿諛無緣頭鬢見白稍
學諂詐且吾何以爲足不能行自不得出户頭不耐

風故不可扶曳家本貧餧至於惡衣蔬食設使盜跖居此亦不能兩展其足妄意珍藏也正令選官設作此舉於吾亦無劍戟之傷所以慭慭畏人之多言也管子晉賢乃關人主之輕重此何容易哉州陵亦自言視明聽聰而返區區飾吾何辯致而下英俊夫奇士必龍居深藏與蛙蝦為伍於勲其猶難之林宗輩不足識也似不肯睠睠奉牋記彫琢獻文章居家近市廛親戚滿城府吾猶自知表陽源輩當平此不飾詐之

與直獨兩不關吾心又何所耿介弟自宜以解
塞群賢矣兼悉怒此言自爾家任兄故能也曰
日望弟來屬病終不起何意向與江書粗布胷
心無人可寫比面乃具與弟書便覺成本以當
半日相見吾既惡勞不得多語樞機幸非所長
相見亦不勝讀此書也親屬欲見自可示無急
付手時論者或云微之見舉廬江何偃亦豫其
議慮爲微所咎與書自陳微報之曰卿昔稱吾
於義興吾常謂之見知然復自怪鄙野不參風

流未有一介熟悉於事何用獨識之也近日何見
綽送卿書雖知如戲知卿固不能相哀苟相哀之
未知何相期之可論卿少陶玄風淹雅脩暢自是
正始中人吾真庸性人耳自然志操不倍王樂
小兒時尤麤笨無好常從博士讀小小章句竟
無可得口吃不能劇讀遂絕意於尋求至二十
左右方復就觀小說往來者見床頭有數袠書
便言學問試就檢當何有哉乃復持此擬議人
邪尚獨愧咲揚子之褒贍猶恥辭賦爲君子若

吾家刻非亦甚矣鄉諸人亦當尤以此見議或
謂言深博作一段意氣鄙薄人世初不敢然是
以每見世人文賦書論無所是非不解處即日借
問此其本心也至於生平好服上藥起年十二時
病虛耳所撰服食方中粗言之矣自此始信攝
養有徵故門冬昌朮隨時參進寒溫相補欲以
扶護危羸見冀白首家貧乏役至於春秋令節
輒自將兩三門生入草采之吾實倦遊醫部頗
曉和藥尤信本草欲其必行是以躬親意在取

精世人便言希仙好異矯慕不羈不同家頗有
罵之者又性知畫繢蓋亦鳴鵠識夜之機盤紆
糾紛或記心目故兼山水之愛一往跡求皆仿像
也不好詣人能忘榮以避權右宜自密應對舉
止因卷懃自保不能勉其所短耳由來有此數
條二三諸賢因復架累致之高塵詠之清壑瓦
礫有資不敢輕廁金銀也而頃年嬰疾沉淪無
已區區之情愒於生存自恐難復而先命猥加
魂氣褰茶常人不得作常自處疾苦正亦臥思

已熟謂有記自論既仰天光不夭庶類兼望諸
賢共相哀體而卿首唱誕言布之翰墨萬石之
慎或未然邪好盡之累豈其如此綽大駭歎便
是闔朝見病者吾本儜人加疹意惛一旦聞此
便惶怖矣五六日來復苦心痛引喉狀如匈中悉
腫甚自憂力作此答無復條貫貴布所懷落漠
不舉卿既不可解立欲便別且當笑微常住門
屋一間尋書玩古如此者十餘年太祖以其善
並賜以名著舊弟僧謙亦有才譽爲太子舍人

遇疾微躬自處治而僧謙服藥失度遂卒微深自咎恨發病不復自治哀痛謙不能已以書告靈曰弟年十五始居宿於外不爲祭慧之譽獨沉浮好書聆琴聞操輒有過目之能討測文典斟酌傳記寒暑未交便卓然可述吾長病或有小間輒稱引前載不異舊學自爾日就月將著名邦黨方隆夙志嗣美前賢何圖一旦冥然長徃酷痛煩寃心如焚裂尋念平生裁十年中耳然非公事無不相對一字之書必共詠讀一句之

文無不研賞濁酒忘愁圖籍相慰吾所以窮而不憂實賴此耳奈何罪酷煢然獨坐憶往年散發極目流涕吾不舍日夜又恒慮吾羸病豈圖奄忽先歸冥冥反覆萬慮無復一期音顏髣髴觸事歷然弟今何在令吾悲窮昔仕京師分張六旬耳其中三過誤云今日何意不來鍾念懸心無物能譬方欲共營林澤以送餘年念茲有何罪戾見此夭酷沒於吾手觸事痛恨吾素好醫術不使弟子得全又尋思不精致有枉過念

此一條特復痛酷痛酷柰何吾罪柰何弟爲志奉親孝事兄順雖僮僕無所叱咄可謂君子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沖和淹通内有皂白舉動尺寸吾每咨之常云兄文骨氣可推英麗以自許又兄爲人矯介欲過宜每中和道此猶在耳萬世不復一見柰何唯十紙手迹封坼儼然至於思戀不可懷及聞吾病肝心寸絶謂當以幅巾薄葬之事累汝柰何反相殯送弟由來意謂婦人雖無子不宜踐二庭此風若行便可家

有孝婦仲長昌言亦其大要劉新婦以刑傷自
誓必留供養殷太妃感栢舟之節不奪其志僕
射篤順范夫知禮求得左率第五兒盧位有主
此必何益冥然之痛爲是存者意耳吾窮疾
之人平生意志弟實知之端坐向窻有何慰適
正賴弟耳過中未來已自愒望今云何得立自
省惛毒無復人理比煩冤困憊不能作刻石文
若靈響有識不得吾文豈不爲恨儻意慮不
遂謝能思之如狂不知所告諦明書此數紙無

復詞理略道阡陌萬不寫一阿謙何圖至此誰復視我誰復憙義他日寶及者三光割嗜好以祈年今也唯速化耳吾豈復支冥冥中竟復云何弟懷隨和之寶未及光諸文章欲收作一集不知忽忽當辦此不今已成服吾臨靈取常共飲桮酌自釀酒寧有彷像不寬痛寬痛元嘉二十年卒時年二十九僧謙卒後四旬而微終遺令薄葬不設輴旐鼓挽之屬施五尺牀為靈二宿便毀以嘗所彈琴置牀上何長史來以琴與之

何長史者偃也無子家人遵之所著文集傳於世世祖即位詔曰微棲志貞深文行惇洽生自華宗身安隱素足以貫茲丘園惇是薄俗不幸蚤世朕甚悼之可追贈祕書監

史臣曰燕太子吐一言田先生吞舌而死安邑令戒屠者閔仲叔去而之沛良由內懷耿介峻節不可輕干表淑笑謔之間而王微萬詞連牘斯蓋好名之士欲以身為珪璋皦皦然使塵玷也果不能確

列傳第二十二　　宋書六十二